



活着的人們

讓·拉斐德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活 着 的 人 們

法 國 讓·拉斐德 著

徐繼曾 譯 羅大岡 校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書號 219

字數 299,000

活 着 的 人 們

著 者 讓·拉·斐 德

譯 者 徐 繼 曾

校 者 羅 大 岡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順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 1-41000
(內精裝 1000 本)
定價 14.000 元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譯者前記

讓·拉斐德於一九一〇年生於法國的南部。他早年一直在農村中生活，十四歲時在波爾多作糕餅師，以後在法國許多城市和巴黎從事同一職業。

拉斐德在年紀很輕的時候就參加了法國共產黨，和巴黎工人一起進行各種鬥爭。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巴比塞和羅曼·羅蘭的號召下，全世界各國的兩千多個知識分子、工人和反戰主義者的代表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大會，成立了世界反對戰爭與法西斯主義委員會。拉斐德那時就參加了這個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

拉斐德於一九三九年入伍，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〇年六月，他被德軍俘虜，同年十一月才逃出戰俘營，回到巴黎參加地下鬥爭，擔任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的編輯工作。一九四二年五月，他被法國警察逮捕，交給德國祕密警察，於一九四三年三月被關進奧地利林嗣附近的毛滔森集中營裏，以後又被轉送到愛本塞集中營。

這部小說的第一部巴黎所寫的就是作者從戰俘營逃出以後，在巴黎參加法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地下鬥爭的情形；第二部毛滔森和第三部愛本塞所寫的則是作者在這兩個集中營裏，和各國難友中的共產黨員一起進行的抵抗運動。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他從愛本塞集中營回到法國，重新積極參加保衛世界和平的活動。一九四

九年四月，第一屆世界和平大會在巴黎普萊葉廳舉行，他擔任了籌備委員會書記的工作，後來當選爲世界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執行局的總書記。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在華沙舉行的第二屆世界和平大會上，他再度當選爲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總書記。在世界和平運動中，拉斐德的貢獻是極其卓越的。

在進行和平運動的同時，拉斐德發表了好幾部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優秀小說。活着的人們是他的第一部長篇作品，出版於一九四七年。第二年，他繼續發表了我們要回來採水仙花，也是以抵抗運動爲題材的一部作品。第三部是歌頌法國婦女反侵略鬥爭的小說羅茲·法朗士，出版於一九五〇年。他現在正在寫作第四部小說馬安營長。

一九五三年三月

戰鬥的人們，那才是活着的人們。

堅定的志向充滿他們的頭腦和心靈；

爲了遠大的前程，他們爬上崎嶇的山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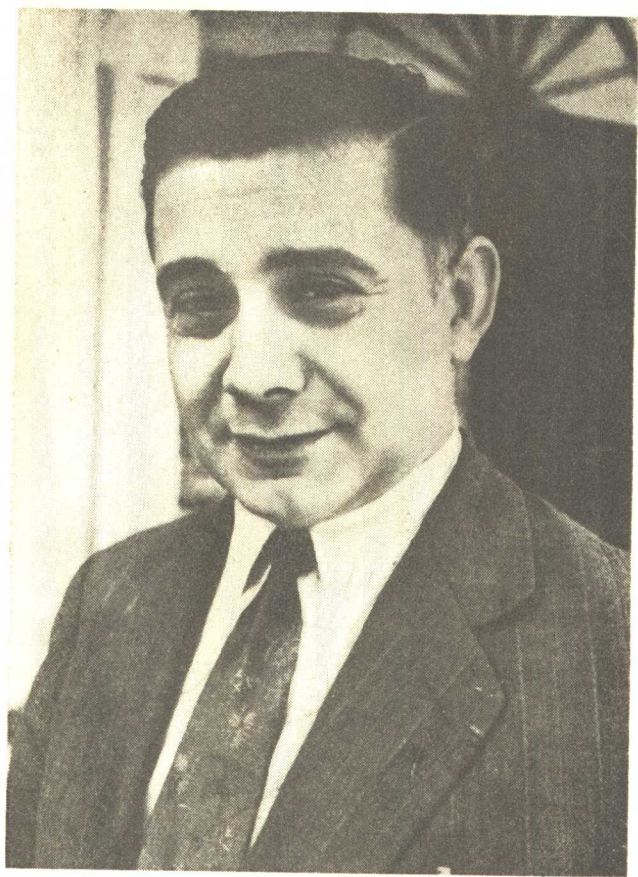
熱愛崇高的目標，他們沉思着前進；

在他們心目中，日日夜夜，永無休止，

不是神聖的勞作，便是偉大的愛情。

維克多·雨果

獻給本書中提到的朋友們。他們
曾爲法蘭西的生存而生活，而戰鬥。



Benjamin

目次

第一部 巴黎

一	已經在戰鬥的人們	二
二	行動是一切的開始	一四
三	事實勝於雄辯	二三
四	火的考驗	三三
五	人們是怎樣鍊成的	四六
六	我們為什麼戰鬥	六三
七	二十二號地堡	七三

第二部 毛滔森

八	走向不可知的地方	八四
九	牢門	九五
一〇	新囚徒的教育	一〇七

一一	老囚徒的經驗	二〇
一二	毛浴森的花崗石	二六
一三	學習手藝	二九
一四	巴別之塔	一〇
一五	恐怖的景象	一五
一六	美好的片刻	一七
一七	休息的時間	一九
一八	死亡的接待室	一九
一九	重生	一九

第三部 愛本塞

二〇	換佈景	三〇
二一	開始多事	三一
二二	採石場	三三
二三	組織抵抗行動	三五
二四	各戰線上的鬥爭	三五
二五	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三七
二六	準備戰鬥	三八

二七	陰謀的尾聲·····	二九六
二八	加強組織·····	三三四
二九	最後的幾天·····	三三〇
三〇	偉大的一夕·····	三三九
三一	可貴的自由·····	三四八
三二	集中營裏的革命·····	三六一
三三	法國的大地·····	三七七

第一部
巴
黎

一 已經在戰鬥的人們

一天就要完了。當我走過都奈爾橋的時候，我欣賞着聖母院的側影。從那裏看去，它跟一隻龐大的船一樣。

舊城的尖端像一隻船頭似地把塞納河水割成兩股。河岸上，一個畫家正在摺疊他的畫架。沿着蒙特貝羅碼頭，舊書攤的商人們正在收拾書攤。匆匆忙忙的行人看也不看就走過去了。這裏是法國的心臟。秋末冬初的巴黎。

我得在六點半鐘到達蒙巴拿斯區。我還有充分的時間順着聖日耳曼路步行了去。人家囑咐我要非常小心，整個下午別去看任何人。我先上大馬路上一家電影院去，然後上新橋瞧人垂釣。我相信沒有人在監視我。

我就要去看的人是誰呢？這時我懷着行將到港的水手的焦急不安的情緒。我的心充滿着極大的歡欣，爲能活着和自由自在而感覺幸福。

一個月以前我還在奧爾良的俘虜營裏。

我再也忘不了那個女人在農莊裏的喊叫。在那兒，德軍摩托化的先頭部隊趕過了我們。

「這一下可完了。我們成了德國人了！」

我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逃了出來，第二天就在巴黎街頭踽踽，口袋裏還有三百法郎。

上哪兒去呢？怎樣才能找到我的那些朋友呢？我跑了幾家熟人家，可全都大門緊閉，主人沒有留下地址就搬走了。我在自己家裏過夜。房間全被搜過，整個書架上的書都給搬走了。我在清早五點鐘離開我的小屋，心裏怪難受的。

正巧我記起在近郊開着一家咖啡館的朋友。我就上他鋪子裏去，瞧見他在櫃台後面微笑着。全家人都高興得叫起來了。他太太在已經擺好的餐桌上添了一份餐具。在家常便飯之外加了一碟小心保存下來的油浸鵝肉。我的朋友上地窖底裏找出一瓶多年的蒙巴齊亞酒。

「這是最後一瓶了。」他每開一瓶酒的時候總這麼說。

飯吃完了，孩子們也出去了。他跟我說：

「當然囉，你在找聯系？」

「那還錯得了，要不，我就沒有來拜訪你的興致了。」

「好，那很簡單。總支委同志今天晚上要送文件到這兒來。」

「就在這兒？這可不太謹慎，人家想必在監視你。你不是剛跟我說過，城裏相識的同志大部分已經全給逮捕了？」

「不錯。可是沒有旁的辦法。我家裏已經給搜了兩次了，不過東西藏得很好。而且現在也不能把它們搬到旁的地方去。總得有人收着。」

我利用那天下午閱讀編印了的資料。有傳單，有小冊子，有油印的報紙。我從來沒有想到會看到這麼多正在流傳的東西。現在終於能讀到法國的文件了。在讀這些文件的時候，以前曾經含糊地體會到的一些感情又在我的腦海中激起了回響。這些文件中間有一九四〇年七月份的地下人道報。

在那個時期，我們在俘虜營裏都非常惶惑，報上有這樣的話：

……法國有着如此光輝的歷史，決不能在一夥什麼勾當都幹得出來的走狗面前屈膝。能够使法國復興的，既不是戰敗了的將軍，也不是投機分子，更不是無恥的政客。法國民族與社會解放的偉大希望寄託在人民身上……

這個文件由兩個人簽署：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

當晚，我被介紹和送文件的人見了面。他認得我，還負責爲我和他的小組長安排一次碰頭。第二天我在指定地點等候那位同志。我很驚訝，在那裏遇見的竟是一個我以為已經進了集中營的朋友。在向羅亞爾河撤退的時候，德國人趕上了他們的行列，而他在疏散居民的時候逃脫了。以後使我驚訝的事情還多着呢！

就在那一天，我又得到了另外一個聯系。

當我的朋友迎上來招呼我的時候，他說：

「你的運道不錯，我們正在找你。」

晚上，他又把我介紹給一個我不認識的女子。她約定和我第二天在郭維薩地道車站見面。在那裏，我看到了洛朗●。他帶我上意大利廣場的一家大咖啡館，殷勤地爲我說明當時的形勢：

● 莫里斯·多列士 (Maurice Thorez) 法國共產黨總書記。——譯者註。

● 雅克·杜克洛 (Jacques Duclos) 法國共產黨書記。——譯者註。

● 真名爲讓·加特拉斯 (Jean Catelas)。——原註。他是法共議員。——譯者註。

「我們現在每星期在巴黎區印發十萬份報。黨中央編印的小冊子比戰前還多……」

我以爲在做夢。所見所聞使我確實相信黨能够從下到上維持組織。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問起那些被捕的同志，問到每一個同志的狀況。

當他回答我「他挺好」的時候，那就是說「他回到工作崗位上來了」。可是也有許多人失蹤了，集中營和監獄已經關了我們好幾千個同志。

直到今天，洛朗的充滿信心的目光依然在我眼前。他敘述爲解放國土的鬥爭時那充滿感情的聲調也依然在我耳中。

他是多麼愛他的祖國！多麼愛他的黨！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他了。●

洛朗在囑咐我怎樣避免警察盤問以後，給我一張一千法郎的票子和幾張糧食配給票。他要我在兩天以後、這個時間到我們分手的地點去。

第三天當我剛到那裏的時候，我看到愛彌兒●走來和我碰頭，可是他已經變得認不出來了。他穿着一件長大衣，戴一頂捲邊帽，鼻子上架着眼鏡，留了長鬍子。不過他可遮掩不了嘴唇上的疤。也正因爲這個疤，我才能認得出他。他擁抱我，領我同他一起去吃飯。

他給我的指示是叫我租一所旁人不知道的房子，用假身份證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在新的命令

● 後來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晨，斷頭台的鋤刀在賣國賊貝當命令下，打斷了讓·加特拉斯嘴裏所唱的馬賽曲的最後數句。——原註。

● 真名爲阿杜爾·達立岱 (Arthur Dallet)。——原註。他是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譯者註。

下來以前，除了他以外，不許和任何人來往。應該讓所有的人，包括我最親密的朋友和近親在內，都還以為我在俘虜營裏。爲了能以最大程度的安全進行工作，這是必要的。

從此以後，愛彌兒的工作據我想來雖然很忙，但還是像照顧孩子一樣地照顧我。他供給我一切物質的需要，使我能以最少的費用，來實施作爲我參加地下工作的序幕的一些工作。

*

*

*

這天晚上，在大家喝着「飯前開胃酒」的時候，有一個人從容不迫地向蒙巴拿斯區走去，口袋裏帶的身份證上用的是羅培爾·杜勃樓這個名字。在他的看門人的心目中，他是一所大公司工場裏的職員。他每天在一定的時間回家。在街上，他是一個普通的行人。對於不認識我的人來說，我就是這個人物了。

六點一刻。我離開聖日耳曼路走上雷納街。十五分鐘以後，到了蓋黛街一家電影院的門裏。愛彌兒馬上來招呼我，很快帶我上附近的小胡同裏。

在蒙巴拿斯火車站附近，我們走進一家大咖啡館裏。因爲防空的關係，這家咖啡館的鋼遮窗是放下來了。愛彌兒像是這兒的老主顧似地領我上最靠裏的一間廳堂裏去，一邊走一邊順便察看座客們的神氣。

在一個凹角裏，有一個青年女子獨自坐在一張桌子邊。她向我們微笑。我認出來了：她是他的妻子。我們互相擁抱。我坐在她身旁，看來倒像我是她的丈夫。愛彌兒坐在我們對面，像獵人一樣注意着鄰近桌子上的顧客。兩對情人在接吻。一個裝束入時的婦人在看錶。

「這些人沒有什麼危險，」他以滿足的神氣說。